



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

老残游记

【清】刘鹗 著

原汁原味品经典
赏心悦目读名著

岳麓书社





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

老残游记

【清】刘鹗
著

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残游记/(清)刘鹗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4. 1

(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)

ISBN 978-7-5538-0201-5

I. ①老... II. ①刘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8315 号

LAOCAN YOUJI

老残游记

作 者:[清]刘鹗

责任编辑:彭卫才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 yueluhistory. 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<http://lzfs.tmall.com>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7

字数:202 千字

印数:1—7,000

ISBN 978-7-5538-0201-5/I · 1143

定价:12.00 元

承印: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出版说明

《老残游记》是清末著名小说家刘鹗(1857—1909)的代表名。刘鹗,原名孟鹏,字铁云,笔名洪都百炼生,江苏丹徒(今镇江市)人。

《老残游记》被鲁迅先生评为“晚清四大谴责小说”之一,翻译成多国文字,在国内外影响巨大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,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,对社会各种矛盾进行发掘,体现作者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,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,同时敢于直斥和揭发所谓“不要钱”的“清官”,其实是一些“急于做大官”不惜杀民的刽子手,客观上帮助人民认识到,对整个官僚集团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,作品中也体现出作者在政治观上的囿见和局限,总之,《老残游记》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。

我社出版《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》收入的《老残游记》,以《天津日日新闻》本为底本,参校了《绣像小说》、人文本,择善而从,进行校点、整理,力倡“原汁原味品经典,赏心悦目读名著”,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。

自叙

婴儿堕地，其泣也呱呱，及其老死，家人环绕，其哭也号咷；然则哭泣也者，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。其间人品之高下，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。盖哭泣者，灵性之现象也，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，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。马与牛，终岁勤苦，食不过刍秣，与鞭策相终始，可谓辛苦矣；然不知哭泣，灵性缺也。猿猴之为物，跳掷于深林，厌饱乎梨栗，至逸乐也，而善啼。啼者，猿猴之哭泣也。故博物家云：猿猴，动物中性最近人者，以其有灵性也。古诗云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啼三声断人肠。”其感情为何如矣！灵性生感情，感情生哭泣。哭泣计有两类：一为有力类，一为无力类。痴儿呆女，失果则啼，遗簪亦泣，此为无力类之哭泣；城崩杞妇之哭，竹染湘妃之泪，此有力类之哭泣也。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：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尚弱；不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甚劲，其行乃弥远也。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，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，《史记》为太史公之哭泣，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后主以词哭，八大山人以画哭；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，曹雪芹寄哭泣于《红楼梦》。王之言曰：“别恨离愁，满肺腑难陶泄。除纸笔代喉舌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？”曹之言曰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；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意？”名其茶曰：“千芳一窟”、其名酒曰“万艳同杯”者，千芳一哭、万艳同悲也。吾人生今之时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国之感情，有社会之感情，有宗教之感情，其感情愈深者，其哭泣愈痛。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棋局已残，吾人将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吾知海内千芳，人间万艳，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！

目 录

自 叙	(1)
第 一 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	(1)
第 二 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	(7)
第 三 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	(13)
第 四 回 官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	(19)
第 五 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	(25)
第 六 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	(32)
第 七 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	(39)
第 八 回 桃花山下月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	(47)
第 九 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	(54)
第 十 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	(61)
第 十 一 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痢犬流灾化毒龙	(68)
第 十 二 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	(75)
第 十 三 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	(83)
第 十 四 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	(89)
第 十 五 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	(95)
第 十 六 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	(102)
第 十 七 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	(109)
第 十 八 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	(117)
第 十 九 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	(124)
第 二 十 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	(132)

附录

老残游记续集

自 叙	(143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 一 回	元机旅店传龙语	素壁丹青绘马鸣	(145)
第 二 回	宋公子蹂躏优昙花	德夫人怜惜灵芝草	(152)
第 三 回	阳偶阴奇参大道	男欢女悦证初禅	(159)
第 四 回	九转成丹破壁飞	七年返本归家坐	(166)
第 五 回	俏逸云除欲除尽	德慧生救人救彻	(172)
第 六 回	斗姥官中逸云说法	观音庵里环翠离尘	(179)
第 七 回	银汉浮槎仰瞻月姊	森罗宝殿伏见阎王	(186)
第 八 回	血肉飞腥油锅炼骨	语言积恶石磨研魂	(194)
第 九 回	德业积成阴世富	善缘发动化身香	(201)
老残游记外编卷一(残稿)			(208)

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

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,名叫蓬莱山。山上有个阁子,名叫蓬莱阁。这阁造得画栋飞云,珠帘卷雨,十分壮丽。西面看,城中人户烟雨万家;东面看,海上波涛峥嵘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,准备次日天未明时看海中日出,习以为常。这且不表。

却说那年有个游客,名叫老残。此人原姓铁,单名一个英字,号补残,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,遂取这“残”字做号。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,契重他的意思,都叫他老残,不知不觉,这“老残”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。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,原是江南人氏。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,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,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,教书没人要他,学生意又嫌岁数大,不中用了。首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,因性情迂拙,不会要钱,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,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。你想,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?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,又无行当可做,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。正在无可如何,可巧天不绝人,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,说是曾受异人传授,能治百病,街上人找他治病,百治百效。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,学了几个口诀,从此也就摇个串铃,替人治病糊口去了,奔走江湖近二十年。

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,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,害了一个奇病:浑身溃烂,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,今年治好这个,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,经历多年,没有人能治得。这病每发都在夏天,一过秋分,就不要紧了。那年春天,刚刚老残走到此地,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:“可有法子治这个病?”他说:“法子尽有,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。今年权且略施小技,试试我的手段。若要此病永远不发,也没有什么难处,只须依着古人方法,那是百发百中的。别的病是神农、黄帝传下来的方法,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,后来唐朝有个王景

得了这个传授,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缘,在下到也懂得些个。”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,替他治病。却说真也奇怪,这年虽然小有溃烂,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。为此,黄大户家甚为喜欢。看看秋分已过,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。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,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,异常快活,就叫了个戏班子,唱了三天谢神的戏,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,今日开筵,明朝设席,闹的十分畅快。

这日老残吃过午饭,因多喝了两杯酒,觉得身子有些困倦,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,歇息歇息。才闭了眼睛,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,一个叫文章伯,一个叫德慧生,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,一齐说道:“这们长天大日的,老残,你蹲家里做甚?”老残连忙起身让坐,说:“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,觉得怪腻的慌。”二人道:“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访蓬莱阁的胜景,因此特来约你。车子已替你雇了,你赶紧收拾行李,就此动身吧!”老残行李本不甚多,不过古书数卷,仪器几件,收检也极容易,顷刻之间便上了车。无非风餐露宿,不久便到了登州,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,大家住下,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,蜃楼的幻相。

次日,老残向文、德二公说道:“人人都说日出好看,我们今夜何妨不睡,看一看日出何如?”二人说道:“老兄有此清兴,弟等一定奉陪。”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,究竟日出日入,有蒙气传光,还觉得夜是短的。三人开了两瓶酒,取出携来的肴馔,一面吃酒,一面谈心,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。其实离日出尚远,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谈片刻。德慧生道:“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,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?”文章伯说:“耳边风声甚急,上头窗子太敞,恐怕寒冷,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,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。”

各人照样办了,又都带了千里镜,携了毯子,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。到了阁子中间,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,朝东观看,只见海中白浪如山,一望无际,东北青烟数点,最近的是长山岛,再远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岛了。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,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,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。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,飞到中间,将原有的

云压将下去,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,越紧越不能相让,情状甚为诡异,过了些时,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。慧生道:“残兄,看此光景,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。”老残道:“天风海水,能移我情。即是看不着日出,此行亦不为辜负。”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,说道:“你们看,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,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。”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。看了一刻,说道:“是的,是的。你看,有极细一丝黑线,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,那不就是船身吗?”大家看了一回,那轮船也就过去看不见了。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,正在凝神,忽然大叫:“嗟呀,嗟呀!你瞧,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,好不危险!”两人道:“在什么地方?”慧生道:“你望正东北瞧,那一片雪白浪花,不是长山岛吗?在长山岛的这边,渐渐来得近了。”两人用远镜一看,都道:“嗟呀,嗟呀!实在危险得极,幸而是向这边来,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。”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,那船来得业已甚近。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,原来船身長有二十三四丈,原是只很大的船。船主坐在舵楼之上,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。前后六枝桅杆,挂着六扇旧帆,又有两枝新桅,挂着一扇簇新的帆、一扇半新不旧的帆,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。船身吃载很重,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,男男女女,不计其数,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,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。面上有北风吹着,身上有浪花溅着,又湿又寒,又饥又怕。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那八扇帆下,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。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,仿佛水手的打扮。

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,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。东边有一块,约有三丈长短,已经破坏,浪花直灌进去;那旁,仍在东边,又有一块,约长一丈,水波亦渐渐浸入;其余的地方,无一处没有伤痕。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,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,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,彼此不相关照。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,不知所做什么事。用远镜仔细看去,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,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亲切,不禁狂叫道:“这些该死的奴才!你看,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,他们不知想法敷衍

着早点泊岸，反在那里蹂躏好人，气死我了！”慧生道：“章哥，不用着急。此船目下相距不过六七里路，等他泊岸的时候，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。”正在说话之间，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，抛下海去，挨过舵来，又向东边去了。章伯气的两脚直跳，骂道：“好好的一船人，无穷性命，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，岂不冤枉！”沉思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，何不驾一只去，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，换上几个，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？何等功德，何等痛快！”慧生道：“这个办法虽然痛快，究竟未免卤莽，恐有未妥。请教残哥以为何如？”老残笑向章伯道：“章哥此计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？”章伯愤道：“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！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，不过一时救急，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。哪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？”老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，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，恐怕只会送死，不会成事吧。高明以为何如？”章伯一想，理路却也不错，便道：“依你该怎么样？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？”老残道：“依我看来，驾驶的人并未曾错，只因两个缘故，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。怎么两个缘故呢？一则他们是走‘太平洋’的，只会过太平日子，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，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，所以都毛了手脚。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。平常晴天的时候，照着老法子走去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得错，这就叫做靠天吃饭。哪知遇了这阴天，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，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，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，只是不知东南西北，所以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，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船，追将上去，他的船重，我们的船轻，一定追得上的。到了之后，送他一个罗盘，他有了方向，便会走了。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，告知船主，他们依了我们的话，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？”慧生道：“老残所说极是，我们就赶紧照样办法。不然，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！”

说着，三人就下了阁子，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却俱是空身，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，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。山脚下有个船坞，都是渔船停泊之处，选了一只轻轻渔船，挂起

帆来，一直追向前去，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，所以向东向西都是傍风，使帆很便当的。

一霎时，离大船已经不远了，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，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，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。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，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。只听他说道：“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，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，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，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，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？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？真真该死奴才！该死奴才！”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，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：“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，今日被先生唤醒，我们实在惭愧，感激的很！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？”那人便道：“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，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，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，拚着几个人流血，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，你们看好不好呢？”众人一齐拍掌称快。章伯远远听见，对二人说道：“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！早知如此，我们可以不必来了。”慧生道：“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，不必追上那船，看他是如何的举动。倘真有点道理，我们便可回去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慧哥所说甚是。依愚兄看来，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，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！”

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，缓缓的尾大船之后。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，交给演说的人，看他如何动手。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，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，立住了脚，便高声叫道：“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，凉血种类的畜生，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？”又叫道：“你们还不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？”哪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，依着他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骂船主的，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，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。那个演说的人，又在高处大叫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？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，还怕打不过他们么？”那船上人，就有老年晓事的人也高声叫道：“诸位切不可乱动！倘若这样做去，胜负未分，船先覆了。万万没有这个办法！”慧生听得此语，向章伯道：“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，叫别人流血

的。”老残道：“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这船覆的更快了。”说着，三人便将帆叶抽满，顷刻便与大船相近。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，三人便跳将上去，走至舵楼底下，深深的唱了一个喏，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见，倒也和气，便问：“此物怎样用法？有何益处？”

正在议论，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说道：“船主！船主！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！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！他们是天主教！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，所以才有这个向盘。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，以除后患。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，再用了他的向盘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，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！”谁知这一阵嘈嚷，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。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，也在那里喊道：“这是卖船的汉奸！快杀，快杀！”船主、舵工听了，俱犹疑不定。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，说道：“你们来意甚善，只是众怒难犯，赶快去吧！”三人垂泪，赶忙回了小船。哪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，看三人上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。你想一只小小渔船，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？顷刻之间，将那渔船打得粉碎，看着沉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

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，自知万无生理，只好闭着眼睛，听他怎样。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，飘飘荡荡，顷刻工夫沉了底了。只听耳边有人叫道：“先生，起来吧！先生，起来吧！天已黑了，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。”老残慌忙睁开眼睛，愣了一愣，道：“呀！原来是一梦！”

自从那日起，又过了几天，老残向管事的道：“现在天气渐寒，贵居停的病也不会再发，明年如有委用之处，再来效劳。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。”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当晚设酒饯行，封了一千两银子奉给老残，算是医生的酬劳。老残略道一声“谢谢”，也就收入箱笼，告辞动身上车去了。一路秋山红叶，老圃黄花，颇不寂寞。到了济南府，进得城来，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。到了大布政司街，觅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升店，将行李卸下，开发了车价酒钱，胡乱吃点晚饭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清晨起来，吃点儿点心，便摇着串铃满街逛了一趟，虚应一应故事。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，雇了一只小船，荡起双桨。朝北不远，便到历下亭前。下船进去入了大门，便是一个亭子，油漆已大半剥蚀。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，写的是“历下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，上写着“杜工部句”，下写着“道州何绍基书”。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复行下船，向西荡去，不甚远，又到了铁公祠畔。你道铁公是谁？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。后人敬他的忠义，所以至今春秋时节，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。

到了铁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见对面千佛山上，梵宇僧楼，与那苍松翠柏，高下相间，红的火红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绿的碧绿，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，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，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。正在叹赏不绝，忽听一声渔唱。低头看去，谁知那明

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；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，显得明明白白；那楼台树木，格外光彩，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，还要清楚。这湖的南岸，上去便是街市，却有一层芦苇，密密遮住。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，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，好似一条粉红绒毯，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，实在奇绝。老残心里想道：“如此佳景，为何没有什么游人？”看了一会儿，回转身来，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有副对联，写的是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，暗暗点头道：“真正不错！”进了大门，正面便是铁公享堂，朝边便是一个荷池。绕着曲折的回廊，到了荷池东面，就是个圆门。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，有个破匾，上题“古水仙祠”四个字。祠前一副破旧对联，写的是“一盏寒泉荐秋菊，三更画船空藕花”。过了水仙祠，仍旧上了船，荡到历下亭的后面。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，那荷叶初枯，擦的船嗤嗤价响；那水鸟被人惊起，格格价飞；那已老的莲蓬，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。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，一面吃着，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。

到了鹊华桥，才觉得人烟稠密，也有挑担子的，也有推小车子的，也有坐二人抬小蓝呢轿子的。轿子后面，一个跟班的戴个红缨帽子，膀子底下夹个护书，拚命价奔，一面用手巾擦汗，一面低着头跑。街上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避人，被那轿夫无意踢倒一个，他便哇哇的哭起。他的母亲赶忙跑来问：“谁碰倒你的？谁碰倒你的？”那个孩子只是哇哇的哭，并不说话，问了半天，才带哭说了一句道：“抬轿子的！”他母亲抬头看时，轿子早已跑的有二里多远了。那女人牵了孩子，嘴里不住咕咕咕咕的骂着，就回去了。

老残从鹊华桥往南，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，一抬头，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，有一尺长、七八寸宽的光景，居中写着“说鼓书”三个大字，旁边一行小字是“二十四日明湖居”。那纸还未十分干，心知是方才贴的，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，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。一路走着，一路盘算。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：“明儿白妞说书，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，来听书吧。”又走到街上，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：“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，明儿的书，应该我告假了。”一路行来，街谈巷议，大半都是这话，心里诧异道：“白妞是何许人？

说的是何等样书？为甚一纸招贴，便举国若狂如此？”信步走来，不知不觉已到高升店口。

进得店去，茶房便来问道：“客人，用什么夜膳？”老残一一说过，就顺便问道：“你们此地说鼓书是个什么顽意儿？何以惊动这许多的人？”茶房说：“客人你不知道，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，用一面鼓、两片梨花筒，名叫梨花大鼓，演说些前人的故事，本也没甚稀奇。自从王家出了这个白妞、黑妞姊妹两个，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，她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这说话的本事。她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，她就常到戏园里看戏，所有什么西皮、二簧、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；什么余三胜、程长庚、张二奎等人的调子，她一听也就会唱。仗着她的喉咙，要多高有多高；她的中气，要多长有多长。她又把那南方的什么昆腔、小曲，种种的腔调，她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。不过二三年工夫，创出这个调儿，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，听了她唱书，无不神魂颠倒。现在已有招子，明儿就唱。你不信，去听一听就知道了。只是要听还要早去，她虽是一点钟开唱，若到十点钟去，便没有座位的。”老残听了，也不甚相信。

次日六点钟起，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，又出南门，到历山脚下看看相传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。及至回店，已有九点钟的光景，赶忙吃了饭，走到明湖居，才不过十点钟时候。那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，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。哪知进了园门，园子里面已经坐的满满的，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，桌子却都贴着“抚院定”“学院定”等类红纸条儿。老残看了半天，无处落脚，只好袖子里送了看坐儿的二百个钱，才弄了一张短板凳在人缝里坐下。看那戏台上，只摆了一张半桌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，鼓上放了两个铁片儿，心里知道这就是所谓梨花筒了，旁边放了一个三弦子，半桌后面放了两张椅子，并无一个人在台上。偌大的个戏台，空空洞洞，别无他物，看了不觉有些好笑。园子里面，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，都是为那不吃饭来的人买了充饥的。

到了十一点钟，只见门口轿子渐渐拥挤，许多官员都着了便衣，带着家人陆续进来。不到十二点钟，前面几架空桌俱已满了，不断还

有人来，看坐儿的也只是搬张短凳，在夹缝中安插。这一群人来了，彼此招呼，有打千儿的，有作揖的，大半打千儿的多。高谈阔论，说笑自如。这十几张桌子外，看来都是做生意的人，又有些像是本地读书人的样子，大家都嘁嘁喳喳的在那里说闲话。因为人太多了，所以说的什么话都听不清楚，也不去管他。

到了十二点半钟，看那台上，从后台帘子里面出来一个男人，穿了一件蓝布长衫，长长的脸儿，一脸疙瘩，仿佛风干福橘皮似的，甚为丑陋。但觉得那人气味到还沉静，出得台来，并无一语，就往半桌后面左手一张椅子上坐下，慢慢的将三弦子取来，随便和了和弦，弹了一两个小调，人也不甚留神去听。后来弹了一枝大调，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；只是到后来全用轮指，那抑扬顿挫入耳动心，恍若有几十根弦、几百个指头在那里弹似的。这时台下叫好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却也压不下那弦子去。这曲弹罢，就歇了手，旁边有人送上茶来。停了数分钟时，帘子里面出来一个姑娘，约有十六七岁，长长鸭蛋脸儿，梳了一个抓髻，戴了一副银耳环，穿了一件蓝布外褂儿，一条蓝布裤子，都是黑布镶滚的，虽是粗布衣裳，到十分洁净，来到半桌后面右手椅子上坐下。那弹弦子的便取了弦子，铮铮铮铮弹起。这姑娘便立起身来，左手取了梨花筒，夹在指头缝里，便丁丁当当的敲，与那弦子声音相应；右手持了鼓捶子，凝神听那弦子的节奏。忽羯鼓一声，歌喉遽发，字字清脆，声声宛转，如新莺出谷，乳燕归巢。每句七字，每段数十句，或缓或急，忽高忽低，其中转腔换调之处，百变不穷，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，以为观止矣。

旁坐有两人，其一人低声问那人道：“此想必是白妞了吧？”其一人道：“不是。这人叫黑妞，是白妞的妹子。她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，若比白妞，还不晓得差多远呢！她的好处人说得出，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。她的好处人学的到，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。你想，这几年来，好顽耍的谁不学他们的调儿呢？就是窑子里的姑娘，也人人都学，只是顶多有一两句到黑妞的地步，若白妞的好处，从没有一个人能及她十分里的一分的。”说着的时候，黑妞早唱完后面去了。这时满园子里的人，谈心的谈心，说笑的说笑，卖瓜子、落花生、山里红、核